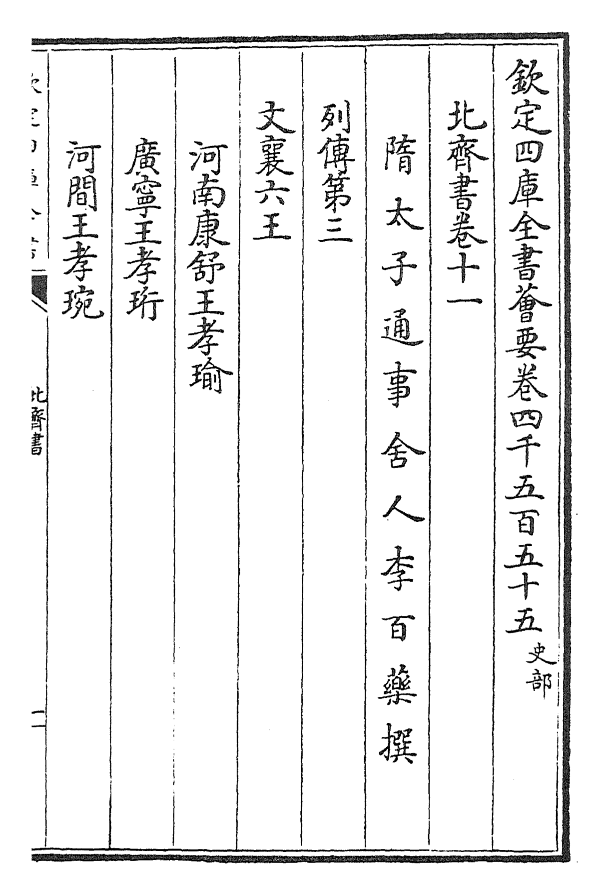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五十五 史部

北齊書卷十一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為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

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棊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斆處處營造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

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廒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廒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尒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絶贈太尉録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

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妃
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内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
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
司徒録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
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
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絶後主自晋州敗奔鄴詔
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

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幷州獨孤永業領洛州兵趣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

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瑜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為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矟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為之改容親為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

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卒令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

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

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

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幷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

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内莫敢舉聲唯孝

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

譖之曰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

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

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

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矟幡數百帝聞之以為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

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晋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歴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為太尉與段韶討栢谷又攻定陽韶病長

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别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荅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

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為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鴆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州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士

深二十以安之甞入朝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日盡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

蒸賭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

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撾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鼢鼠谷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

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
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延
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
蕭墻盜起疆埸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
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大赦天
下改武平七年為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為宰輔齊
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
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為爪牙

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乃赫然奮發氣力絶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覆府藏及後宫美女以賜將士藉没内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幷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咽衆皆争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

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

馬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為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為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為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尅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

子有何怨惡直為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
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絶壁臨水忽有墨書見云齊
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為上至是應
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
日晡時受勑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
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
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
及彊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

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遥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起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保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闔家幼長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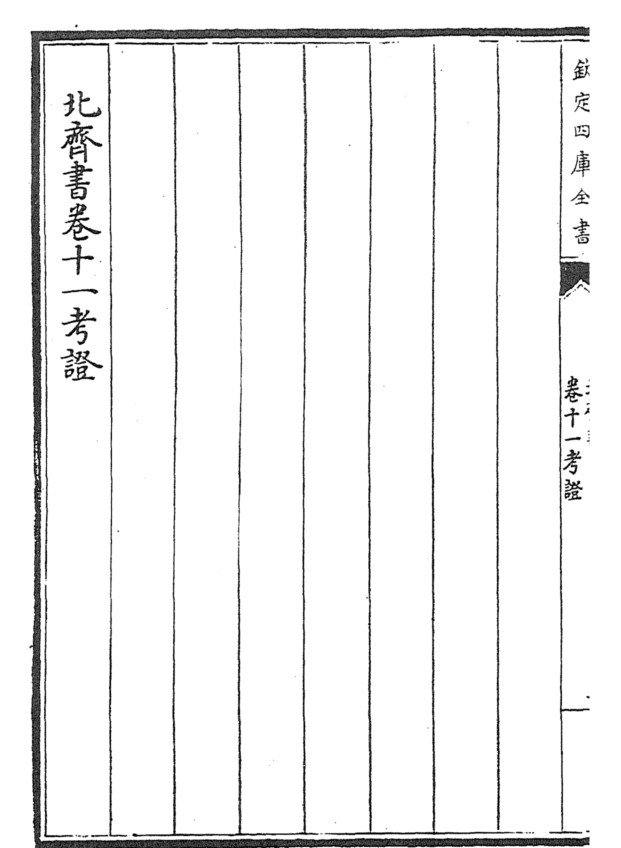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十一

北齊書卷十一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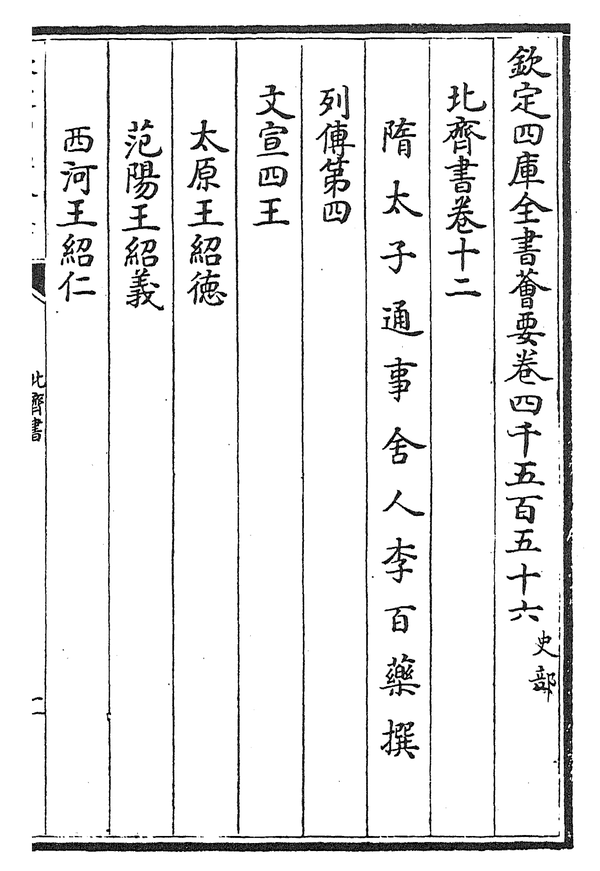
安德王延宗傳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北史作那盧安得

明年李起收殯之○北史起作妃

我保定中為廣州士曹○北史保定作武定臣荃按魏世無以保定紀年者應從北史為是



北齊書卷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五十六 史部

北齊書卷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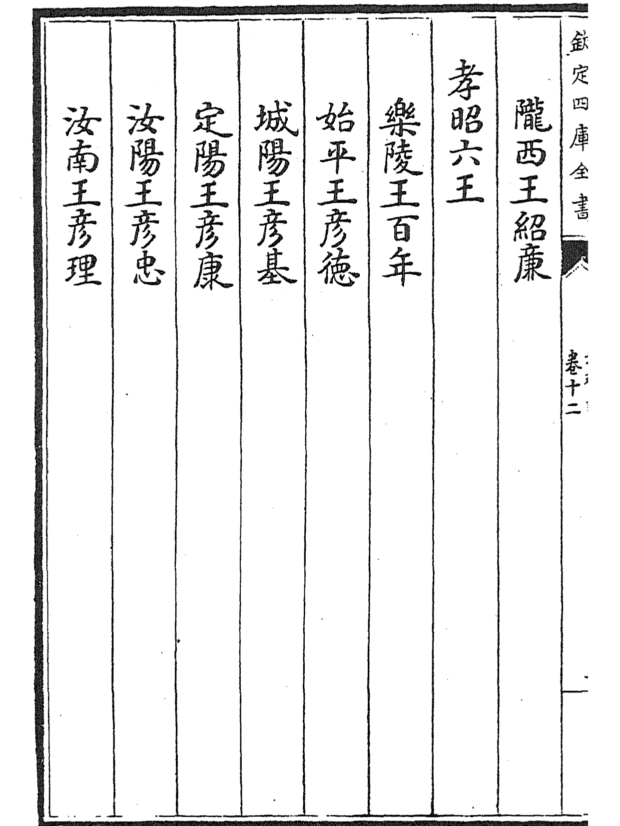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康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陽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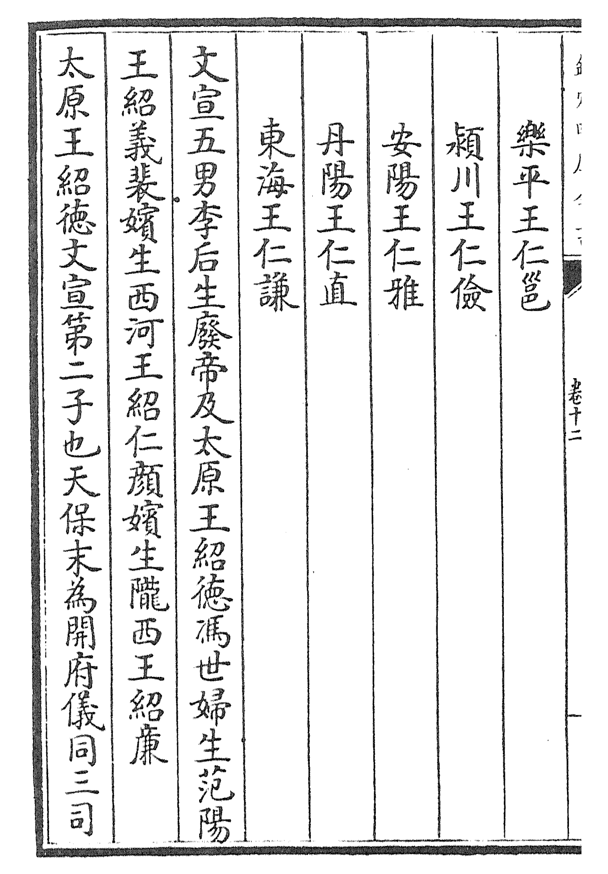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

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

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你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為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飲擅置内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尅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

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

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
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
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
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為天水王
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
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
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贊己盧昌期據范陽亦
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

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

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紹義初為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嗔因悉出牽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晉陽羣臣請建中宫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為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横貫而下逹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甞作數勑字德胄封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

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元都苑凉風堂使百年
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
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
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
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
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
為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
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言太原王紹德詔以襄

成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彦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
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宫故得不死隋開
皇中卒并州刺史
始平王彦德城陽王彦基定陽王彦康汝陽王彦忠與
汝南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
陽王綽後宫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

王仁光西河王仁幾樂平王仁邕頴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陽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為第二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為漢陽置後綽始十餘嵗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欻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為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

轉定州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獵無度
恣情彊暴云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
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
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鏁綽赴行在所至
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蝎將蛆混看極樂
後主即夜索蝎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
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
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為後主寵拜大將軍

朝夕同戲韓長鸞閒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搤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齊亡妃鄭氏為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

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遝
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録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
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軛
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遅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
儀寖絶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宫出將
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
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
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勅赤棒

應聲碎其鞍馬驚人隊墜帝大笑以為善更勑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嘗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别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為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氷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為不足儼常患

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愞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為劣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宫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

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疆説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厙狄伏連曰奉勑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勑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

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寔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珍宅上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

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
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
安徳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疆曰人
少安徳王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彦止八十人今
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
緣永别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
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
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

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
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
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
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
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
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
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園
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

殺之光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

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

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

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

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

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聦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

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計何洪珍與

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轝密迎祖珽問之珽

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侶誘執儼元侶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令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侶為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宫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内帝使啓太

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為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

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河西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

武平末年仁邕巳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巳尋

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

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以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

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

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

買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

帝以任城巳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

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遏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劒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為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盖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

而説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
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
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
莫効前人之言可為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
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歳年一朝勦
絶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
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覩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北齊書卷十二

北齊書卷十二考證

汝陽王彦忠○陽監本譌南臣荃按孝昭六王已有汝南王彦理無一郡並封二王之事從北史改

范陽王紹義傳前卒長趙穆○北史卒長作長史

紹義妃渤海封孝婉女○婉當作琬孝琬封隆之之弟子也

樂陵王百年傳或言太原王紹德○舊本紹譌昭從南監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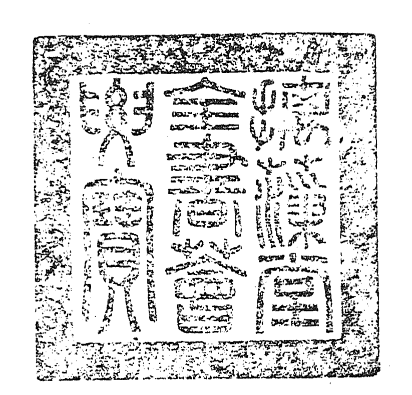
琅邪王儼傳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臣範按前

南陽王綽傳云綽兄弟呼父為兄兄後主乃儼兄不

知何亦同此稱

乾隆御覽之寶

北齊書卷十二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李惠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齊書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北齊書卷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子叡

清河王岳子勱

趙郡王琛字永寶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愼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戶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拔用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高祖將謀內討以晉陽根本召琛留掌後事以為并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高祖後庭高

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兾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兾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諡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兾州刺史進爵為王配饗高祖廟庭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

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為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日叡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輙流涕歔欷十歲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府為叡發喪舉聲殞絕哀感

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皇后慇懃敦譬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像長齋至於骨立杖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臥起日夜說喻之并勑左右不聽進水雖絶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喚叡同案其見愍惜如此高祖崩哭泣歐血及壯將為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叡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為之憫

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子庶子顯祖受禪進封爵為南趙郡王邑一千二百戶遷散騎常侍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為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糾擿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儁所部大治稱為良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氷室每歲藏氷長史宋欽道以叡冒

犯暑熱遞遣轝氷倍道追送正直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氷者至咸謂得氷一時之要叡乃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温水吾以何義獨進寒氷非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悦遐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饑病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强弱相持遇善水草即為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

四焉七年詔以本官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八年徵叡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内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鍫鍤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煩叡朝於行宫仍從還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叡侍中

攝大都督府長史䜩後因侍宴顯祖從容顧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何如演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得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尋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皇建初行并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託奉迎世祖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

狄之功封頼川郡公復拜尚書令攝大宗正卿天統中
追贈叡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
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叡
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
第看問拜司空攝録尚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并州帝親
御六戎軍進止皆令取叡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
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叡久典朝政清貞自守譽
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

其意世祖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
元文遥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内任并入奏太后
因出士開為兖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
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内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
人知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
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
非吾志也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
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對天遂重進言詞理懇

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床以臂壓叡叡良久遂失所在叡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為太后所殺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將以死効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横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叡曰吾上不

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寃惜之朞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諡馮子整信嗣歷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於長安琛同母弟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封陳留王諡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王岳字洪畧高祖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謚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沉深有器量初岳家於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甞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於别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

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為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時尒朱兆猶據并州高祖將

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為僚屬論者以為美尋都監典書復為侍學除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詣京畿時高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和初世宗

入總朝政岳出為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日久素為朝野畏服及出為藩百姓望風讋憚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綏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療疾瘳復令赴職及高祖崩侯景叛世宗徵岳還并共圖取景之計而梁武帝乘間遣其湞陽侯明率衆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為犄角聲援岳總帥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

胡貴孫其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餘如故別封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為思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内外防禦甚有謀筭城不沒者三板會世宗親臨數日剋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世宗以為已功故賞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撫

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
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蕭繹為周軍所逼遣使告
急且請援冬詔岳為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
救江陵六年正月師次義陽遇荆州陷因略地南至郢
州獲梁州刺史司徒陸法和仍剋郢州岳先送法和於
京師遣儀同慕容儼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還師
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

華侈尤悦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不及也初高歸彦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彦内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彦為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彦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彦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宫制為永巷但唯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踈岳仍屬顯祖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宫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為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

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為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為賜鴆也朝野歎息之時年四十四詔大鴻臚監護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黃鉞給轀輬車賵物二千段謚曰昭武初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儲甲千餘領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

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于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世宗廟庭後歸彥反世祖知其前譖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閒吾骨肉籍沒歸彥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岳之功重贈太師太保餘如故

子勱嗣

勱字敬德夙智早成為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

遺恵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勱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旣能有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出為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太后從玉門道還京師勑勱統領兵馬侍衛太后時佞幸閹寺猶行暴虐民間鷄猪悉放鷹犬搏噬取之勱收儀同三司苟子溢狥軍欲行大戮太后有令然後釋之劉文殊

竊謂勱曰子謐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勱攘袂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来撫養士卒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衂今西寇已次并州達官多悉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内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此卒明日及誅亦無所恨王國家姻婭須同疾惡返為此言豈所望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恟懼無有鬬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勱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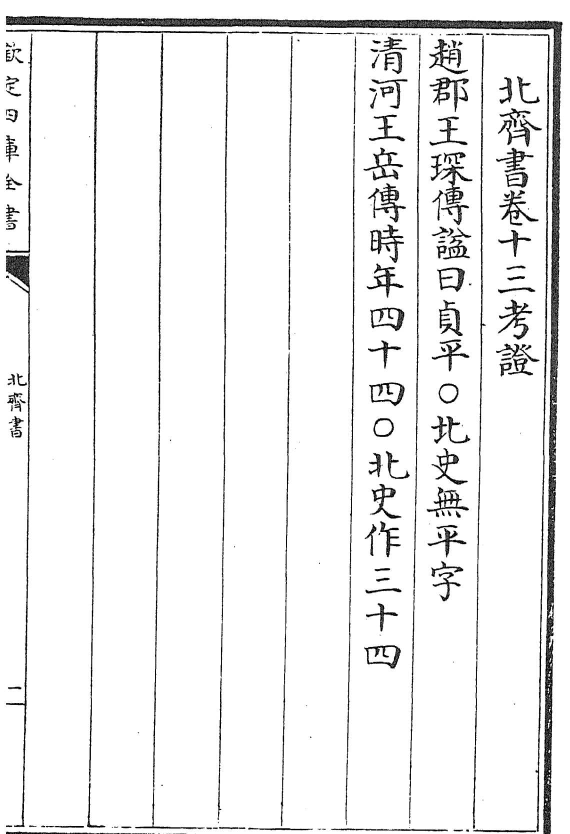
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退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後主卒不能用齊亡入周依例授開府隋朝歷揚楚光洮四州刺史開皇中卒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汙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屏藩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跗萼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

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德同此貞心
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
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
不然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屬經綸之會自
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
未足論其高下天保不辰易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
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贊曰趙郡英偉風範凝正天道無親斯人斯命赫赫清

河干以經國末俗小疵非為敗德

北齊書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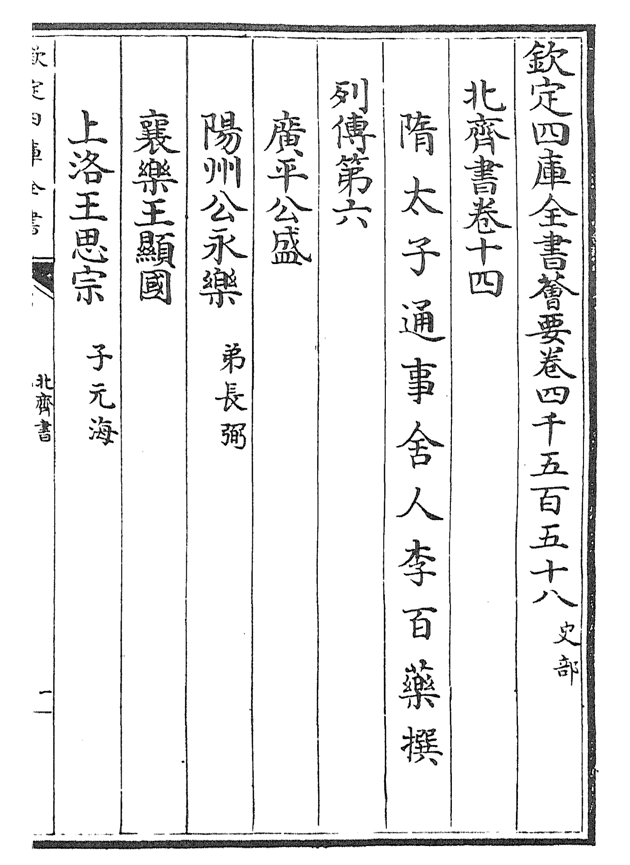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十三考證

趙郡王琛傳謚曰貞平○北史無平字

清河王岳傳時年四十四○北史作三十四

北齊書卷十三考證



北齊書卷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六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平秦王歸彦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　從兄伏護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寛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以盛為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黄鉞太尉太師録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昌平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

爵為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為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為濟州仍以監公正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永樂卒於州

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恩以第二
子孝緒為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
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為
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兇暴橫
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鬬為事文宣並收掩付獄天
恩黨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為南營州刺史在
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

保元年封襄樂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寛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脩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絶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為皇太弟及踐



祚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為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厙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為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偽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内白鳬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鳬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鐘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為

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彦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王先咨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别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意耶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城卽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策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説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

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靜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令集文武示以此勑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悦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静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宫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内以

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為和士開所譖被捶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不為可使出為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

姬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鄭城將敗徵為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鄭城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内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謀及為右僕射又説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

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為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為左衞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悦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羣宜

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敖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偽昵近凶狡踈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刼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絶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擊鷹於西市駿龍得儀

同之號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
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
律明月世為元輔威著隣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旣
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
悉此懐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
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為長史武
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
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

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厙狄士文馳之晉陽
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
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
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
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懽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
以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
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剥焚之烹尚之於鄴
市令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

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為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為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營葬贈司徒謚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

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
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
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
驕妬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
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為太妃善事二母以孝
聞徵為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封長樂郡公除
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
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初濟南

自晉陽之鄴楊愔宣勑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彦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彦歸彦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内歸彦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閤永巷亦如之孝昭踐祚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宫内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彦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

彦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彦旣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上亦尋以前翻覆之跡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彦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丞相登位今為歸彦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兾州刺史即乾

和繕寫晝日仍勑門司不聽輙入内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勑令早發别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勑武職督將悉送至青陽宫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乘虚入鄴為其郎中令吕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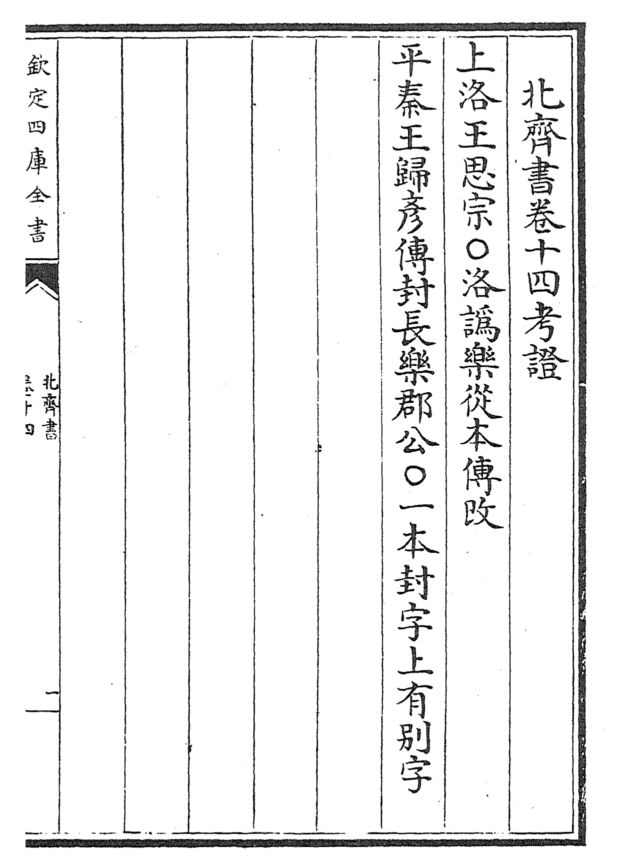
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呌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鏁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黄頷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彥

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為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彦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街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彦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

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嘗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寛和有度量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遊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為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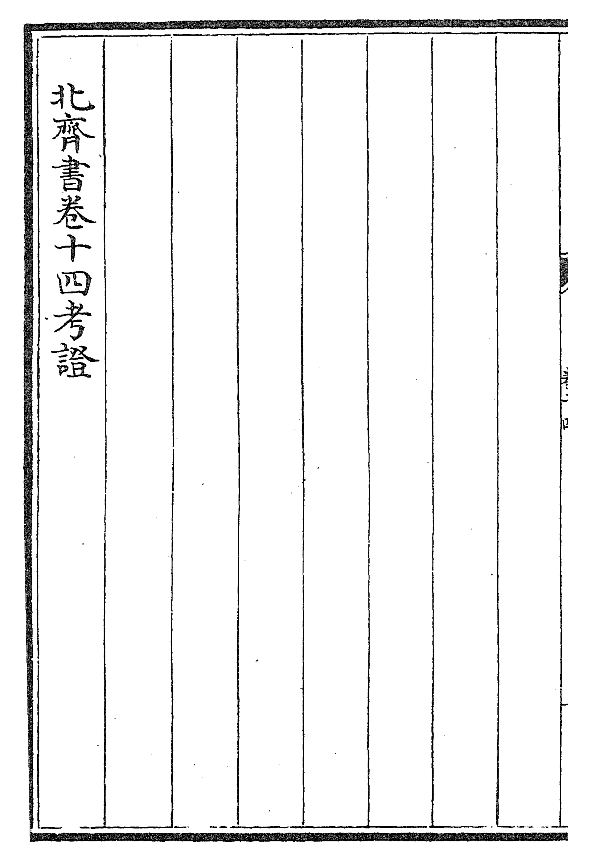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
終於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宣子懿卒於武
平鎮將無子文宣帝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
伏護為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
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
未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
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又襲又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
侍郎隋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坐事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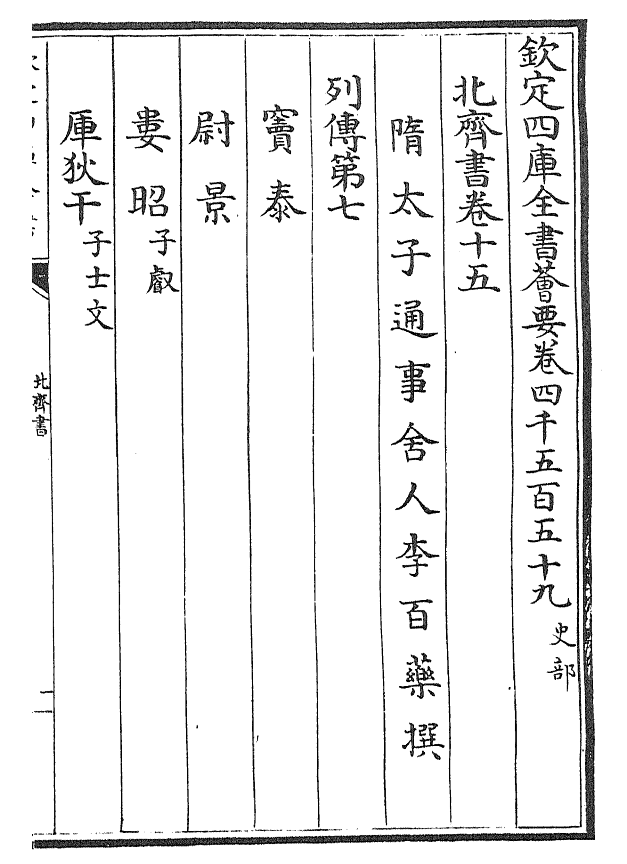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十四考證

上洛王思宗○洛譌樂從本傳改

平秦王歸彥傳封長樂郡公○一本封字上有別字



北齊書卷十四考證



北齊書卷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七

竇泰

尉景

婁昭 子叡

厙狄干 子士文

韓軌

潘樂

竇泰字世寧大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曾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為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朞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

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畧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
骸骨歸尒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爲
晉州請泰爲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
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
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
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
化尼謡曰竇行臺去不回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
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

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

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貞泰妻武明婁后妹

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

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眞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職

者因以氏焉景性温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

與神武入杜洛周軍中仍共歸尒朱榮以軍功封博野

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

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為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厙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懐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兾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厙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為不剝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改長樂郡公歴位太

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恚臥不動叫曰殺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

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耶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少歷顯職性麤武天保初封厙狄干等為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就宅問之隔門謂使者曰天子不封粲父為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勑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使者以狀聞之文宣

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甍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辯出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遥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卽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卒於淅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内干有武力未仕

而卒昭貴䰟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恒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歴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為中軍大都督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從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從神武入洛兖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為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

狀橫被殘賊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
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為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
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
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
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
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為武成愛狎别封
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
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

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舒穆
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
國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
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
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叡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
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為神武帳内都督封掖縣
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為文襄所責後改封九
門縣公齊受禪得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叡無他器

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為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太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彦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為尚書左丞宋仲羡彈奏經赦乃免尋為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懸瓠啟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厙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

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干梗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為刺史費穆送于尒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為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

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文帝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為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擾煩然清約自居不為吏人所患遷太師天保初以干元勲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為諸將所伏而為性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度諸公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薨贈假黄鉞

太宰給轀輬車諡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子孫始並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敬伏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隣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

其子嘗啖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絶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凡有細故必深文陷害之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别齎遺之士文至州發擿姦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寛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

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未幾為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

妻鄭氏妬譖之文獻后后令覽離絶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以為妻由是君明士文並為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賔無贍之者

韓軌字百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性深沉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為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尒朱兆於赤𪊟嶺再遷秦州刺史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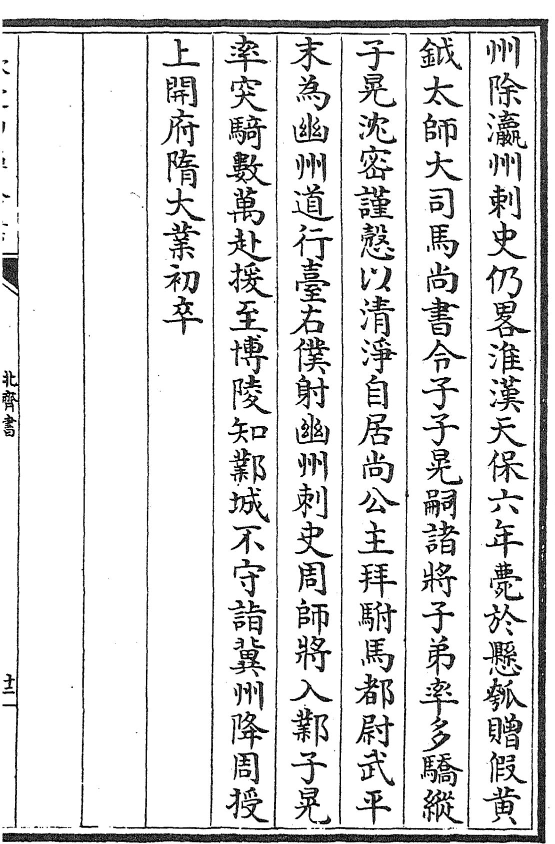
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戸别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戸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歛為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歴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為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勲庸歴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黄鉞太宰太師謚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晋明

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勲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賔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處之貴要之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返披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為字及

長寛厚有膽畧初歸葛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
尒朱榮為别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
晉州引樂為鎮城都將從破尒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
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
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
後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顧者東唯
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議不同而止改封金門
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檦等時帝以懐州刺

史平鑒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崤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自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檦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鼈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懐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



州除瀛州刺史仍畧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黃
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
子晃沈密謹慤以清淨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
末為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
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授
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北齊書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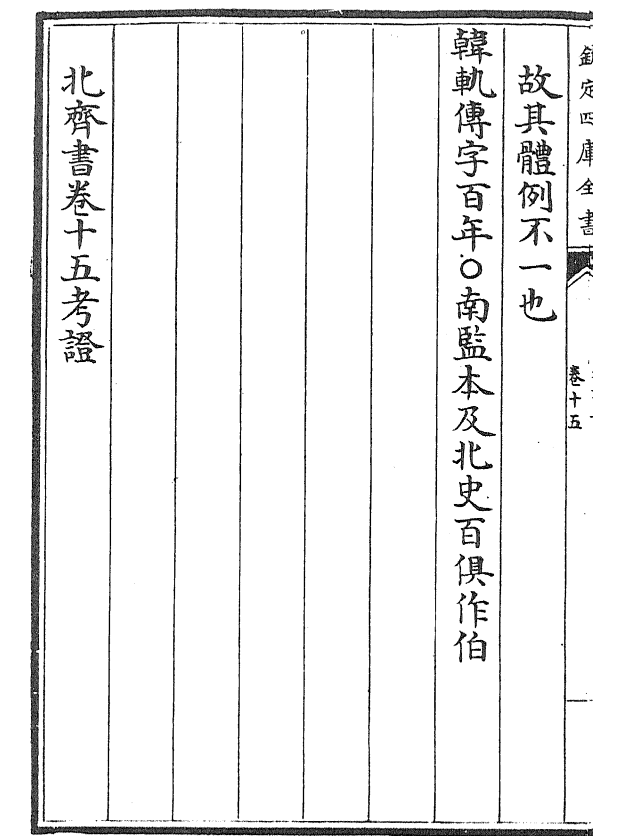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十五考證

竇泰傳本出清河觀津曾祖羅魏統萬鎮將○毛氏本曾作胄北史亦同

尉景傳景妻常山君○一本君字上有郡字

婁昭傳昭亦早識人○北史人下有雄字

厙狄干傳○臣範按北史厙狄干傳後附厙狄士文蓋錄隋書酷吏傳此本高齊之書無下及之例今此傳全同北史明係本書亡闕後人取延壽之史增入之



故其體例不一也

韓軌傳字百年○南監本及北史百俱作伯

北齊書卷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六十　史部

北齊書卷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八

段榮 子韶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專意星象正光初語人曰易云觀於天文以察時

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或問曰起於何處當可避乎榮曰構亂之源此地為始恐天下因此橫流無所避也未幾果如言榮遇亂與鄉舊攜妻子南趣平城屬杜洛周為亂榮與高祖謀誅之事不捷共奔尒朱榮後高祖建義山東榮贊成大策為行臺右丞西北道慰喻大使巡方曉喻所在下之高祖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所須軍資榮轉輸無闕高祖入洛論功封

姑臧縣侯邑八百戸轉授瀛州刺史榮妻皇后姊也榮恐高祖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行相州事後為濟州刺史天平三年轉行秦州事榮性温和所歴皆推仁恕民吏愛之初高祖將圖關右與榮容謀榮盛稱未可及渭曲失利高祖悔之曰吾不用段榮之言以至於此四年除山東大行臺大都督甚得物情元象元年授儀同三司二年五月卒年六十二贈使持節定冀滄瀛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尉尚書左僕射謚曰昭

景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韶字孝先小名鐵伐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畧高祖以武明皇后姊子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為心腹建義初領親信都督中興元年從高祖拒尒朱兆戰於廣阿高祖謂韶曰彼衆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强者得天下之心尒朱狂狡行路所見裂冠毁冕拔本塞源邙山之會搢紳何罪殺主立君不脱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

惡何往而不克哉高祖曰吾雖以順討逆奉辭伐罪但弱小在强大之間恐無天命卿不聞之也答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知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鬬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兆軍潰攻劉誕於鄴及韓陵之戰韶督率所部先鋒陷陣尋從高祖出晉陽追爾朱兆於赤谼嶺平之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又從襲取夏州擒斛律彌娥突加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累遷武衛將軍後

恩賜父榮姑臧縣侯其下洛縣男啓讓繼母弟寧安興和四年從高祖禦周文帝於邙山高祖身在行間為西魏將賀拔勝所識率銳來逼韶從傍馳馬引弓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懾憚莫敢前者西軍退賜馬并金進爵為公武定四年從征玉壁時高祖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諸將共論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畧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恐或不

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仍謂韶曰吾昔與卿父冒涉險艱同獎王室建此大功今病疾如此殆將不濟宜善相翼佐克茲負荷仰令韶從顯祖鎮鄴召世宗赴軍高祖疾甚顧命世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五年春高祖崩於晉陽祕不發喪俄而侯景構亂世宗還鄴韶留守晉陽世宗還賜女樂十數人金十斤繒帛稱是封長樂郡公世宗征潁川韶

留鎮晉陽别封眞定縣男行并州刺史顯祖受禪别封朝陵縣又封霸城縣加位特進啓求歸朝陵公乞封繼母梁氏為郡君顯祖嘉之别以梁氏為安定郡君又以霸城縣侯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天保三年為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有惠政得吏民之心四年十二月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預招誘邊民殺害長吏淮泗擾動五年二月詔徽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又陳武帝率衆將攻廣陵刺史王敬寶遣使告急

復有尹思合率衆萬餘人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强者從之霸先等智小謀大政令未一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敬顯儁堯雄等圍守宿預自將步騎數千人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思合不虞大軍卒至望旗奔北進與超達合戰大破之盡獲其舟艦器械謂諸將士曰吳人輕躁本無大謀今破超達霸先必走即廻赴廣陵陳武帝果遁去追至楊子柵望揚州

城乃還大獲其軍資器物旋師宿預六月詔遣辨士喻白額禍福白額於是開門請盟韶與行臺辛術等議且為受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為用因執而斬之并其諸弟等並傳首京師江淮帖然民皆安輯顯祖嘉其功詔賞吳口七十人封平原郡王清河王岳之克郢州執司徒陸法和韶亦豫行築層城於新蔡立郭默戍而還皇建元年領太子太師太寧二年除并州刺史高歸彥作亂冀州詔與東安王婁叡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

人并歸彥果園一千畝仍涖并州為政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十二月周武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時事既倉卒兵馬未整世祖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尋納河間王孝琬之請令趙郡王盡護諸將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詔曰步人氣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

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其餘通宵奔遁仍令韶率騎追之出塞不及而還世祖嘉其功别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太師周冡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宫護聞閻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時突厥屢犯邊韶軍於塞下世祖遣黄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為相其實王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申其情理乃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弱如

臣管見且外許之待通和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旣得母仍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詔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於邙山之下逗留未進世祖召謂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在北復須鎮禦王謂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羌闚逼便是膏肓之病請奉詔南行世祖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自晉陽五日便濟河與大將共量進止韶旦將帳下二百騎與諸軍共登邙阪聊覲周軍

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追集兵馬乃與諸將結陣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與周人相對韶遥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能懐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軍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其中軍所當者亦一時瓦解投墜溪谷而死者甚衆洛城之圍亦

即奔遁盡棄營幕從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於河陰置酒高會策勳命賞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正月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以三月暮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乃敵之絕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

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寇邊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師出討詔亦請行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絶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令内外相應度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獲其儀同若

干顯寶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服秦併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為然六月從圍定陽其城主開府儀同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時韶病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恐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

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詔疾甚先軍還以功別封樂陵郡公竟以疾薨上舉哀東堂贈物千段温明祕器輼輬車軍校之士陣衛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黄鉞使持節都督朔并定趙冀滄齊兖梁洛晉建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錄尚書事朔州刺史謚曰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長於計畧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争奮又雅

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勲貴之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有皇甫氏魏黄門郎元瑀之妻弟謹謀逆皇甫氏因没官韶美其容質上啓固請世宗重違其意因以賜之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盃酒長子懿嗣懿字德猷有姿儀頗解音樂又善騎射天保初尚潁川長公主累遷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出除

兖州刺史卒子寳鼎嗣尚中山長公主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韶第二子深字德深美容貌寛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大寧初拜通直散騎侍郎二年詔尚永昌公主未婚主卒河清三年又詔尚東安公主以父頻著大勲累遷侍中將軍源州大中正食趙郡幹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武平末徐州行臺左僕射徐州刺史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韶第三子

德舉武平末儀同三司周建德七年在鄴城與高元海
等謀逆誅韶第四子德衡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隆化
時濟州刺史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韶第七子德堪武平
中儀同三司隋大業初汴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崇第
二子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魏武定末起家司徒參軍事
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累遷儀同三司
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勲戚緒餘致位通顯至此
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賔客宋孝王家宿

喚坊民防援不時應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容遊為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科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餉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牛從漳河運載復分車廻取事悉聞徹出為海州刺史尋以其兄故徵拜都官尚書食陽城郡幹仍加開府遷太常卿除齊州刺史以贓賄為御史所劾屬世祖崩遇赦免拜太常卿轉食河南郡幹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除兼侍中入內省典機密

尋即正仍吏部尚書孝言旣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

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

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惟厲色遣

下而已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

短及祖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恣情用捨

請謁大行勑濬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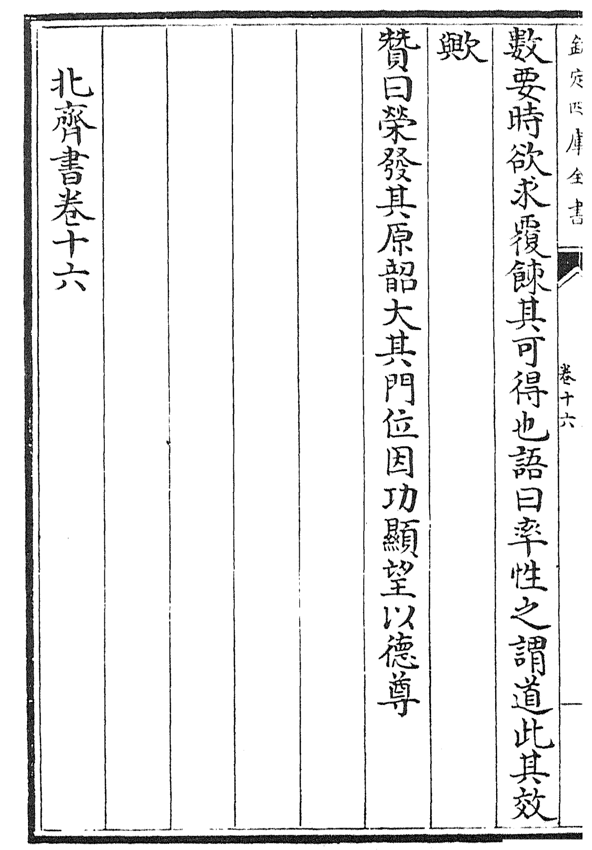
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民郎中薛

叔昭司州治中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

御臨章令崔彖成安令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為己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麤險放縱之流尋遷尚書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娶妻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為此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坐爭免官從光州隆化敗後有勑追還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

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聞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躓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齊亾入周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後加上開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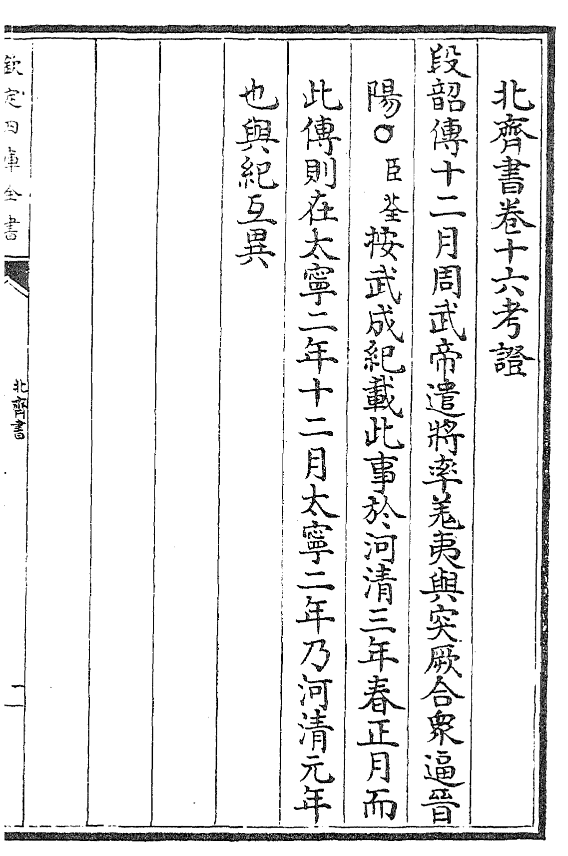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代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閫外或任以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逾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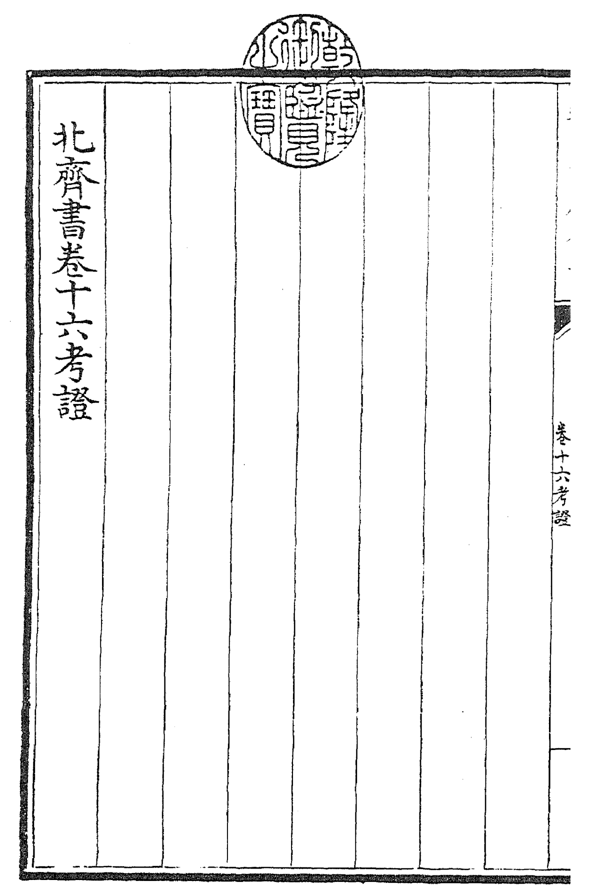
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語曰率性之謂道此其效歟

贊曰榮發其原韶大其門位因功顯望以德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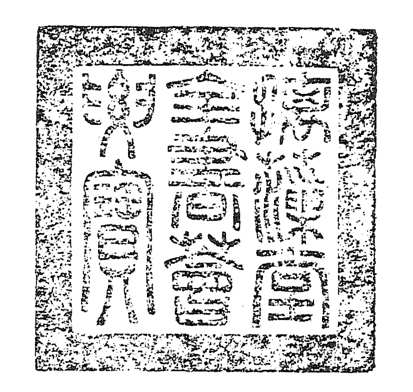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十六


北齊書卷十六考證

段韶傳十二月周武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臣鏊按武成紀載此事於河清三年春正月而此傳則在太寧二年十二月太寧二年乃河清元年也與紀互異



北齊書卷十六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汪學金